

◇胡竹峰专栏·南游记

瀑布

瀑布在临高居仁村西北,是为居仁瀑布。因它位居古银溪上,又称古银瀑布。

前些天暴雨倾城,今日河水兀自浑浊,汨忽漂急,颇有浩瀚之势。

河道屈曲回环,岸边的路也弯折辗转。日常里追求大道坦然,看景却不妨小路崎岖。游玩,玩的是路,道路意思,道有意,路见思,说不尽的山水楼阁故事。

山路,石路,木路,险路,峻路,怪路,小路,大路,高路,奇路,重要的是路上故事。我的路上故事是文字。以步为字,积路成文。其中迂回,亦如路径,曲径通幽乎。好文章花木深,自有一片清静,遮阴避险。

古银瀑布好在天然,巧夺天工也好,奈何世间投机取巧者太多。元人曲令说美色,不将朱粉施,自有天然态。言辞大好。天然之外,又得古淡,或许是那些石头的缘故,一颗颗在水中孤单古淡。

水高七丈上下,如马腾,激流飞泻入得深潭,呼啸击打在巨石上,有春雷声音。河水冲荡极高,人未近前已满脸雾丝。山头翠林扶摇,树色深邃,闲心随水东流。忘了天上,不知人间,竹影洒在路上,潇潇冉冉。

罗驿村

罗驿村李氏宗祠又看见张岳崧字迹,是手书的碑联,看得见一笔一画的周到得体,大有福气,大有才气,名望不虚。

前人说张岳崧当年片纸只字,人争宝之,说他书法得晋唐诸家奥秘,临仿各造精妙。张岳崧的书法好就好在“得晋唐诸家奥秘,临仿各造精妙”,坏处亦在此。见过他的条幅对联,笔墨圆润苍秀,有探花风流,只是馆阁意味多了些,少了自成一家的头面。见他偶给友人的雅玩之作,随手一书,不经营法度,倒是独抒胸襟,多了潇洒自如,看得见书生情怀,时人宝爱的怕是那样的尤物。

祠堂对联横批有奇味,写“禄马贵人”四字。禄为财,马有动变承载之用,贵人为官。禄马贵人相生相克,禄马生贵人亦克贵人,其中有道。站在堂下,感慨着古人遣词造句之妙,又为古人的智慧而倾倒了。

那些老房子,以石为砖,如今多已无人居住。其中一户旧时人家,院子长满野草,赫然立着一尊巨大的石器,如钵如磬如碗,或为储水饮用,也或许以备救火应急之需。石器朴拙厚实,一人张臂怀抱不过半径,外壁刻《诗经·小雅》句“如月之恒,如日之升”八个字。心头欢喜不禁,觉得吉祥,忍不住与它留影存念。

村里池塘边,还有步蟾坊,气势轩昂。古人说腹饱五车期步蟾,传说月宫有只三条腿的蟾蜍,从而名为蟾宫。神话故事说,月宫有桂花,攀折月宫桂花即能科举高中。《孽海花》中一女子听说举人是月宫里管的,只要吴刚老多修桂树的玉斧砍下一枝半枝,就可以中举,名叫蟾宫折桂。此后只要那人进考场,她就伏在拜垫上,对月碰头,头上都碰出桂圆大的疙瘩来,嘴里低低地祷告,替心上人求高中。灵验与否不管,其中情思真真深切真真意重。

步蟾坊为明人旌表其子中举而建,望子成龙之心,天下父母无不相同。村人说步蟾坊颇有灵气,后世有为学业求功名者,去坊下祷之多有应验。步蟾二字不知何人手笔,也有蟾蜍静卧之态。在乡下常常见到步蟾,意念从容,有王者气,如大象缓步,亦如前人咏蛙诗句: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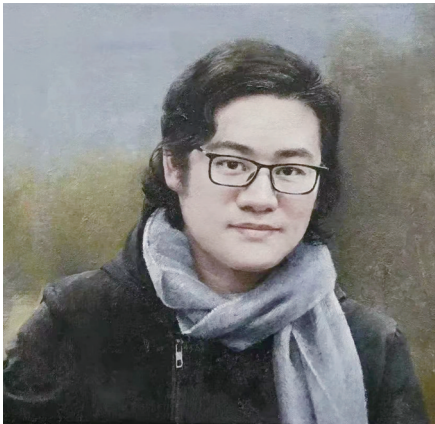
独坐池塘如虎踞,绿荫树下养精神。
春来我不先开口,哪个虫儿敢作声。

村口还有驿站,虽是重修之物,修旧如旧,古风犹存,往日的格局还在。木门两侧对联,言辞浅白,有俚俗气,难得贴切:

卯书飞传,众官员暮留朝去;
马铃振响,诸伙计迎来送往。

好一个暮留朝去,好一个迎来送往。人生不过暮留朝去,人生不过迎来送往。

驿站门前,驿道俨然,青石铺就的道路,千百年来,被朝暮来往的脚板磨得光滑。漫步驿道,风吹过野草,一头撞上前世的自己,时间深处的美一时让人凝眸陶醉,不知如何言语了。



胡竹峰,安徽省作家协会副主席。出版有五卷本“胡竹峰作品”,《中国文章》《民国的腔调》《雪下了一夜》《惜字亭下》《黑老虎集》等作品集三十余种。曾获孙犁散文奖双年奖、丁玲文学奖、紫金·人民文学之星散文奖、刘勰散文奖、丰子恺散文奖、林语堂散文奖、滇池文学奖、三毛散文奖、红豆文学奖等多种奖项。部分作品被译介为多种文字。

◇人间小景

草帽

夏天的村庄,像一树梧桐叶子,悬浮于一片岑寂中,耐心地等待清丽嘹亮的鸟鸣。

天气渐渐潮热起来,儿时记忆中,到处是高大葱茏的槐树、杨树、柿子树、椿树、榆树,村庄仿佛一艘大船,漂浮在绿树的海洋里。小学时的麦收季节,学校会放一个星期的“忙假”,让学生支援三夏,以生产小队为单位,由老师组织起来到割完麦子的地里拾麦穗。这个时候,娘总要拿顶草帽戴在我头上。

夏日田野风光美,不知名的野花袅娜盛开,菜粉蝶、黑蝴蝶飞来飞去,间或扑扇着翅膀停在一朵花上小憩。感受最深的却是炎热,火辣辣的太阳晒得人不住地流汗。小心翼翼游走,蚂蚱、蚰蚋四处逃散,锋利的麦茬能刺破鞋子伤到脚。眼睛扫视前方,发现麦穗就弯腰抓起来放进篮子。



◇信笔扬尘

结识方英文

长这么大一直想结识高人,可一直没机会。今天有幸,意外地见到高人,目睹了高人风采。

因为好文学,两位文友诚邀去省城拜见一位文学前辈,说是高人,一位省作协副主席。我没问名字,稀里糊涂跟着去了。

说起高人,在我心目中是比较苛刻的:有通备之才,有机变之智,有达观之态,有幽真之趣,有谦和之德。可能文人相轻,也可能自尊心作祟,心想那个作协副主席就算文才盖世,还能高到哪啊!

开门那一瞬间,我看见了要拜访之人。年龄五十开外,双目如炬,步态健盈,沉静而不失和气,热情而不显夸张。只是头发有点稀少,但无碍其智慧和儒雅。我以前的猜测臆想随之崩溃,只一眼就断定这是“高人”了。

“欢迎欢迎。”那先生一边说着,一边热情地和我们一一握手,然后让座、沏茶。文友赶紧给我们介绍:“这就是方英文老师。”我惊愕了,这名字怎么这么熟悉,脑子当即奋力搜索着。忽然看到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,一下醒

◇人间小景

豆花嫂悟道理

豆花嫂是我亲家的弟媳妇,在四川乡间,以做豆花为生。就像李子柒一样,她全靠手工做豆花,连黄豆也是亲自种的。黄豆收回来,用电动打磨机打成豆浆,将一只超大铁锅,架到土灶上,燃起硬柴来煮豆浆。要不停地把豆浆上层的浮沫轻轻撇去,直到豆浆里外都沸腾,但表面再没有一丝浮沫涌出。

接着,豆花嫂准备一只布袋子,将布袋搁在大竹箕上,竹箕又架在一只铁桶上,只见她将滚烫的豆浆一勺勺舀入,靠这只本色细布袋子,过滤出其中的豆渣。只听得豆浆从布袋中汨汨流出,打在铁桶里,如檐口的雨水,哗啦啦作响。一会儿,水声渐小,而此刻豆花嫂也已将大铁锅反复用清水淘洗干净,准备将铁桶中的豆浆倒回锅中点卤。灶膛中的硬柴也被抽出两根,保证点卤时不会糊底。豆花嫂一边将小勺的卤水轻柔晃悠,转圈点入,一边用锅勺不停地搅拌豆浆,使卤水迅速散播均匀,两次卤水一下到豆浆中,豆花已经像

那个年代,田间地头的农活基本靠人的双手完成。无论刮风下雨,还是烈日酷暑,家乡人就用草帽遮阳挡雨。累了,找个树荫,摘下草帽往屁股下一垫,坐在边缘休息,不会弄脏裤子。也可躺下,把草帽扣在脸上防止蚊虫叮咬。如天气闷热,将草帽一边卷起攥在手里,可以扇风解热。忙完时摘些豆角、青菜、野菜,拔些喂猪的青草,放在草帽里捎回家。

麦秸编织的草帽,起初淡黄色,散发着麦秸的清香。在频繁使用中,草帽很快变得破烂不堪,加上汗水、雨水浸泡,汗味浓厚,污渍斑斑,颜色发黑,乡亲们却舍不得丢掉。大家都不在意它有多破、多旧,样式好不好看,整日在泥里土里刨食,能舒服一点就满足了。

麦穗拾得差不多了,老师让我们在地头



◇信笔扬尘

结识方英文

悟过来,这不就是题写刊名的那位“大家”嘛!我高兴地问了先生,果不其然。

识人先识字,这是我的一个习惯。学书法多年了,我真切感悟到一个人的字就是一个人的精神符号,他的品行个性、心理气质一览无遗地表露在他的字上。今日得见,果然人如其字啊,那样的才气逼人,雅致至极,简直书人同一了。难怪古代“以书取仕”,真是很有道理。

一个月前,在单位看到一册《秦岭文化》杂志,刊名题字一下吸引了我。四个字有坡翁感觉,用笔精到,雅致和谐,既有传统,还不失现代。仔细一看,落款方英文。我向来对书法圈子比较熟悉,能有这股手艺,腕儿再大,我起碼知道的。这是何方高人,咋从未听说过?原来先生在文学圈啊!我为文学界这位书法高人惊讶着,高兴着,也为自己的孤陋寡闻而惭愧。

先生著作等身,在省文学界举足轻重,有才自不必说。想不到的是先生的书法竟也夺人魂魄,让我这多年的“专业”生佩服得

◇人间小景

豆花嫂悟道理

水中的珊瑚一样,随着温度的微微下降,肉眼可见地在聚集,在生长。

豆花嫂又回到了竹箕跟前,再次拧紧布袋子的袋口,轻轻挤压。乳白的豆浆又涌了出来,豆浆的细泉穿过布袋的缝隙、穿过竹箕的缝隙,又一次打在铁桶里当当作响。豆花嫂跟我说:挤压出豆浆,不能急躁,不要一鼓作气,给的压力太大,反而容易让细微的豆渣穿过布丝,这豆浆若是混入了豆渣,点卤后长出来的豆花,就没有韧性。咱们四川人讲究的是豆花夹在筷子上能晃悠,放进蘸碟里能吸百种滋味,因此,点卤之前,豆浆的纯净度很重要。把布袋子搁在竹箕上,几分钟后,在重力的作用下,豆浆就会从湿漉漉的豆渣中沁出来,再稍加挤压,就能将豆浆分离出来。

铁桶中分数次挤压出的豆浆,又被倒入了大锅里,第三勺卤水均匀播撒,最终我们获得了十几碗香喷喷、热乎乎的豆花,丰富细腻

集合。这个时候,顾不上腰酸背痛和疲惫,赶紧喝几口随身带的用糖精兑的凉水,脱下布鞋,倒出里面不小心灌进去的土块、麦粒,再轻轻抚摸一下不知何时让麦茬扎破的脚丫,提上竹篮,排队回村。

辛苦的劳动,换来竹篮里沉甸甸的麦穗。抬头远看,林树凝绿,远山逶迤、深沉,宛如细浪。大片麦地条理清晰,明暗有序,整齐的麦茬气势磅礴,显示出宽广、空旷和苍茫的画面。

所有的麦穗会在打麦场集中,暴晒,碾压,在风的起落回旋中麦粒撒欢儿奔向空中,麦粒、麦壳漫天飞舞,麦粒与杂物分开,又滚珠落玉般掉到地上。麦粒慢慢变成黄灿灿的麦粒山,金光闪闪的麦粒,黄中泛红,矗立在麦场中央,鲜亮着人们的眼。从此,阳光温暖,岁月静好。

节令渐渐探入夏季深处。晨起,人们戴上草帽,走向田间耕种、锄草、劳作。傍晚,夕阳西下,炊烟袅袅,人们戴着草帽走在乡间小路上,还有草帽下露出稚嫩小脸的少年,他们赶着羊,口哨声声。举目望去,绿色庄稼与圆圆的草帽融成一幅画,草帽似野花一样,摇曳摆荡,是那样鲜活而生动。



◇信笔扬尘

结识方英文

五体投地。非我恭维,先生这身手与省书法名家相较,也无不及。无疑,对先生来说书法是心性修为,文学是思想修为,先生将二者合一、彼此相长,方才达到了令人折服的高度。先生以小楷行书见长,平日常批文签字、箋纸作文,均以毛笔书写。通过签名和微信所发作品,我能感觉先生身染翰墨经年,苏米风格突出,书信手札尤精,大有民国文人风范。而且偶有草草笔意,亦可见先生涉猎之广,用心之专。

先生待人,用温文尔雅、谦谦君子形容实不为过。不管何话,一出生先生口,总是引经据典,韵味悠长,含蓄幽默,令人忍俊不禁。有时一个玩笑雅不失体,粗而不俗,还能体恤周全,让每个人都会心一笑,如沐春风。面对年轻人开他的玩笑,他也不恼不火,始终微笑,不失一个长者 and 贤者的风范。

一般认为,名人难见,名人都桀骜不驯高高在上。方英文先生却礼贤下士,温润如玉。看看午餐时间到了,先生执意自己掏腰包宴请我们,尤令人感动。酒席之上,更是照顾有加,喝酒、说话都拿捏得恰到好处,没有盛气凌人的霸气,没有唯我独尊的傲气,好像与老友叙旧,毫无拘束,气氛融洽之极。

在先生身上,我看到一个人的成功不仅仅体现在艺术事业上,最重要的还是处事做人。结识先生真好!

的孔隙结构,让它的吸味能力极强,确实与包郵区的豆腐脑口感完全不一样。

作为慈母,豆花嫂从不以急切威逼的方式去促成儿子的成才,她儿子回忆说:我妈在竹箕前悟得一个道理,“挤出豆浆的压力既是外面给的,也是靠湿豆渣的自重,一步步逼出来的。所以,急什么呢,娃儿只要身型正,品行正,15岁做不到的事,未必25岁还做不到。”

听到儿子的夸赞,豆花嫂抖开凉毛巾拭了一下满脸的汗,略有点不好意思地在我碗里舀了一大勺豆花,笑道:“等了十年,才等到这一声对老妈的肯定,养儿子,也算不亏。”

豆花嫂的儿子,15岁时中考失利,没有考上高中,去技校学习修车。每天躺在一个带滑轮的平板车上,以手掌蹬地,“嗖”地一下仰面钻到汽车肚下,去找寻故障的原因。他每天都带着一脸一鼻子的机油与脏污回家来。邻里都对这孩子的“没出息”指指点点,豆花嫂却在奋力甩出豆浆浮沫时,特意高声对丈夫说:“我看咱儿子行,就凭这副不怕脏不怕累”的抗造精神,我就不信,他干不出点名堂。”

这话既是说给那些说闲话的人听的,也是说给儿子听的,它像母亲粗大的手掌,一把揉在了儿子的肩上,带着直爽又温暖的力量。

◇小说世情

宋大夫

鞠志杰

宋大夫不是大夫,他的工作跟医生一点边都不沾。之所以得了“宋大夫”这么个绰号,是因为他确实懂医学,属于自学成才。偶尔给人瞧瞧病开个方子还挺管用,结果人们就管他叫宋大夫了。而他呢,也非常喜欢别人喊他宋大夫。

宋大夫本名宋刚,中文系的高才生,某局的大秘。十多年前的一天,稀里糊涂地被人拉进了一个中医课群,本着打发时间散心解闷的原则随便退群,没事听听课,还真学会了不少医学知识。

宋大夫是那种活学活用的人,学到手的本事不会让它白瞎,慢慢地便把所掌握的医学知识运用到生活中来。比如,同事王宇感冒了,说话哼哼唧唧像摩托车打不着火,吃了一个星期药没见好。宋大夫说:“张嘴,我看看。”

王宇张开嘴,宋大夫瞅了瞅王宇的嗓子眼,肿了,挺厉害。又问:“头疼吗?”王宇说疼。宋大夫又问:“身上肌肉疼不疼?”王宇说有点酸疼。

宋大夫说你这是病毒性感冒,抗生素不管用的,去门诊输液吧。王宇半信半疑地来到医院就诊,医生的诊断跟宋大夫所说几乎无二。王宇挂了三天点滴,感冒好了。

最神奇的一次是办公室的一位小姑娘痛经,让宋大夫给治好了。那天,小姑娘正在电脑上写文案,突然就疼得直不起腰来,后来干脆趴桌上哭了起来。同屋的几个年轻人面面相觑不知所措。宋大夫一看小姑娘捂着肚子,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,吩咐一个小伙子到楼下的药店买盒布洛芬上来。小姑娘服用了布洛芬不大一会儿,感觉好多了,又休息了片刻,由别人给送回家中。

第二天上班,小姑娘挺不好意思地问宋大夫:“宋哥,你怎么知道我昨天……”

宋大夫说:“你一捂肚子我就知道了,你是不是经常犯?”小姑娘点了点头。

宋大夫说:“我给你介绍一个偏方吧,当归茶……”说着,把几味中药的名字给小姑娘写好,让小姑娘上药店去买回来煎茶喝,小姑娘照办。神奇的是,小姑娘服用后竟然没有再犯,从此对宋大夫佩服得五体投地。

慢慢地,宋大夫声名鹊起,同事们谁有个头痛脑热的先不去医院,而是来问宋大夫。宋大夫来者不拒,一番望、闻、问、切下来,给出诊断意见。随后,他们再上医院问诊,发现宋大夫说得非常准。人们就说,宋大夫啊,你干脆辞职开个门诊吧,当大秘真是瞎了你的才华。听闻此言,宋大夫更是洋洋得意。

几年后,宋大夫由大秘升任办公室主任,其间发生了一件事,改变了宋大夫的行事风格。

那天,合作单位某公司张总一行三人来局里签订合作协议,仪式举行完毕,已近中午,自然是移步宴会厅,主客双方继续畅谈加深感情。等菜过程中,也不知是谁聊起了健康话题,有人便让宋大夫给讲讲,宋大夫便从人们关心的心脑血管健康上讲了起来,人们都听得津津有味。讲着讲着,宋大夫突然盯着张总看了起来,给张总盯得愣住了神。宋大夫表情凝重地说:“张总,你是不是心脏不太好,最近左胸前区有没有闷压的痛感?”

张总点了点头,脸色一下子变得难看起来。人们都觉得很神奇,问宋大夫是怎么看出来的。

宋大夫说:“大家互相看看,在座的诸位,属张总的嘴唇颜色重,甚至有点发紫,这是心脏功能减退泵血不足的表现啊!”人们看了看,果然如此。

宋大夫又说:“张总的眼袋有些大啊,还有眼屎,也印证了这一点。”大家又看,果然如此。这时张总说:“宋主任说得很好,我确实心脏不太好,可能是过于劳累吧。”

宋大夫嘱咐张总要注意休息,平时可服用复方丹参片。张总笑了笑说着着呢,然后真就从包里拿出了复方丹参片服了三粒。人们更是佩服宋大夫了。

然而,三天之后传来噩耗,张总由于过度劳累,突发心肌梗死抢救无效死亡。宋大夫悔恨得直拍大腿,自责道:“我当时就看出来了,他的病其实已经很严重了,应该建议他立刻住院治疗。我的错啊,我的错!”

大家就劝他,这不是你的错,你也提醒过他了。

从此以后,别人再向宋大夫求医问药,宋大夫都闭口不谈,建议直接到医院。人们问他这是怎么了?宋大夫引用了一句古语:“医者,书不熟则理不明,理不明则识不精。吾不可再误人矣!”

但是,人们仍然喊他宋大夫。

